

新注鲁迅文丛

鲁迅著

# 朝花夕拾

童年·少年·青年



今日中国出版社

新编鲁迅文集

鲁迅著

朝花夕拾

童年·少年·青年

今日中国出版社

### **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**

朝花夕拾：童年·少年·青年/鲁迅著；黄乔生注，  
北京：今日中国出版社，1998. 4

ISBN 7-5072-0922-9

I . 朝… II . ①鲁… ②黄… III , 鲁迅散文作品集  
IV . 1210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6998 号

新注鲁迅文丛

## **朝花夕拾**

\*

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)

新华书店经销  
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 
787 × 1092mm 32 开 100 千字 7. 125 印张  
印数：1 - 10000

ISBN7-5072-0922-9/G·181

定价：13. 80 元

编辑：鲁博书屋

编委：王得后 钱理群 王富仁

注释：黄乔生

责任编辑：艾 杉

封面设计：肖振鸣

电脑制作：曾 磊

## 写在出版前面

中学同学走出教室，实在是生龙活虎的一群。每年五六月，特别是九月有鲁迅诞辰，十月有鲁迅忌日，一队一队的到鲁迅博物馆来参观。有老师带队，有一条条注意事项，可是没进展厅以前，怎么也压抑不住浑身的朝气，你喊我叫，东追西跑，整个院落立马生气勃勃，洋溢着青春的喧闹。待到进了展厅，你看吧，唯有他们在做笔记，在交头接耳，在指指点点，在问东问西，依然情不自禁，要倾诉，要交流。和大人们的严肃，静穆，俨乎其然，沉闷地一步一步挪过去，是两个世界。

没有中学同学，鲁迅展览是寂寞的。

鲁迅是属于青年的，属于少男少女的中学同学；属于将来，属于他毕生战取的光明。

但是鲁迅一分一秒都不离开现在。他说：“杀了‘现在’，也便杀了‘将来’。——将来是子孙的时代。”

鲁博书屋主人肖振鸣先生要专为中学同学编印鲁迅作品，这是有心人的好主意。虽然，这简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——他不只是鲁博的馆员，他更是喜欢鲁迅才转业到鲁博来的。爱业敬业，从头学起，毫不懈怠已经十几年了。时势比人强。命运让他搞“三产”，他就开“鲁博书屋”，传播鲁迅和研究鲁迅的书，辛苦辗转，又已经支撑了三四年。于是想专为中学同

学做点有益的事。——幸呢不幸呢，这样地自然而然，却的確是凤毛麟角。

中学同学正在长身体、发育成熟的时期。鲁迅的第一个根本观念，是“生命第一”；健康，自然也就第一：人不为知识而存在，知识是为人而存在的。中学同学又正在长知识、正规学习的时期。在现在的中国，中学功课的繁重，教育的不得法，几乎无以复加了，还要他们读课外书籍，读鲁迅么？

不是非读不可的强迫命令，不是不读就考不了高分的课内课外的作业，这是出于兴趣，出于嗜好，出于自愿，毫不勉强，毫无利害关系的阅读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一有兴趣，一出于自愿，再忙也有时间，再苦也有乐趣，无论什么压制，都能钻出空子来；身心愉

快，反而有益于身体健康。古人说的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，就藏着这人生的秘密。

第一本，出《朝花夕拾》，外加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，《我的种痘》，用意在把鲁迅写下的他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状况，一一呈现于中学同学面前，除了青年时期留学日本一段之外，都是和中学同学相当的年龄段，容易理解，容易心心相印，容易看出彼此的同与不同，时代的变化来。读着读着会从心里流淌出“原来他是那样呀”的惊喜的吧？

曾经有一个外国人问鲁迅，他学习中国文学，“应该阅读什么书籍才好”？鲁迅便给了他这本《朝花夕拾》。这个外国人后来成了鲁迅的朋友，叫增田涉，日本的；他在《鲁迅的印象》

中写道：“《朝花夕拾》是回忆他幼年时代（以及留学日本的时期）和那周围情况的，其中特别回顾了中国的生活风习和生长于其间的人的幼年的梦。这对于从外国来的，而且要学习中国事物的我，首先必须知道中国的生活风习及其气氛，——我想他大约是从这样的用意出发的。”这猜测大概不错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

现在的中学同学，自然而然是一世纪的人。但“时势造英雄”，你们不但是中国人，同时也将是“世界人”。要了解过去的中国，就要了解那时中国的生活风习和生长于其间的人的心思和行为；要了解外国，也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风习和生长于其间的人的心思和行为。这本书，对于了解自己的昨天，是生动的实际；对于了

解外国，是切实的一种思路的启示。我想，中学同学从课堂上读过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再翻一翻《五猖会》，看看那时的父亲怎样对待儿子的游乐；读一读《藤野先生》，看看中国留学生那时在外国的待遇，鲁迅的反应和认识，肯定不会白读的。

当这本书行将出版的时候，肖老板要我写几句话。我写什么是无关紧要的，重要的是读鲁迅原著。但我希望同学们会读，爱读，读了喜欢。

王得后

1998. 1. 18.

# 目 录

## 写在出版前面

《朝花夕拾》小引	( 1 )
狗·猫·鼠	( 7 )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	( 26 )
《二十四孝图》	( 38 )
五猖会	( 54 )
无常	( 64 )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( 81 )
父亲的病	( 95 )
琐记	( 106 )
藤野先生	( 125 )
范爱农	( 139 )
《朝花夕拾》后记	( 157 )

## 外二篇

我的第一个师父	( 183 )
我的种痘	( 197 )

# 《朝花夕拾》小引<sup>[1]</sup>

待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们不能够。



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芜杂<sup>[2]</sup>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<sup>[3]</sup>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；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<sup>[4]</sup>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《一觉》<sup>[5]</sup>。现在是，连这“一觉”也没有了。

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“水横枝”<sup>[6]</sup>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：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

前天，已将《野草》编定了；这回便轮到陆续

载在《莽原》<sup>[7]</sup>上的《旧事重提》，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：《朝花夕拾》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，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。

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，罗汉豆，茭白，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；惟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反顾。

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<sup>[8]</sup>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，因为是或作或辍。经了九个月之多。环境也不一：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<sup>[9]</sup>的东壁下；中三篇是流离中<sup>[10]</sup>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；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<sup>[11]</sup>挤出集团之后了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，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。

### 注释：

[1] 本篇写于 1927 年 5 月 1 日，最初发表于 1927 年 5 月 25 日北京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。

[2] 芜杂：指思绪纷繁。《朝花夕拾》所收文章虽是回忆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代经历的，但作者因为受现时社会诸多事件的触动，往往在行文中插入关于时事的评论，或者对论敌的影射。下文说的“文体大概很杂乱”，自然是谦虚之言。但回忆与现实这种穿插和融汇，从文体上来说，的确是比较奇特的。

[3] 中国的做文章……：有轨范，是指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，写作者没有言论自由；螺旋，意为反反复复，变换无常。

[4] 飞机：指军阀混战时使用的轰炸机。1926 年 4 月，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、李景林部队作战期间，冯的军队驻守北京，奉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北京上空，并向城内投弹。

[5] 《一觉》：最初发表于 1926 年 4 月《语丝》周刊第七十五期，后收入《野草》。文章写看到青年人在这个混沌和阴沉的世界上继续坚强地工作，自己也振奋了：“是的，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，他们已经粗暴了，或者将要粗暴了，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，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，是在人间活着。”

[6] “水横枝”：一种盆景，取自梔子。梔子开白花，极香，果实可作药和染料。在广州和南方其他暖和地

区，取瓶子一段，浸于水体中，能长绿叶，可供观赏。

[7] 《莽原》：鲁迅创办并编辑的刊物。1925年4月24日创刊于北京，出至同年11月27日为周刊，共出三十二期，附《京报》发行。1926年1月10日起改为半月刊，由未名社出版。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后，由韦素园接编，1927年12月25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后停刊。

[8] 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：据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回忆，《朝花夕拾》所记述的一些细节与事实有出入。如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中长妈妈为作者购《山海经》的时间，周作人在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·二九》中说：“本文中说这在隐鼠事件以后，但实在恐怕还在以前，因为驯养隐鼠是在癸巳（一八九三）年的次年，时代不很早了。……那木刻小本的《山海经》，如本文所说，‘这本书，乃是我最初得到，最为心爱的宝书。’这完全是对的，但这时期应该更早，大概在十岁内外才对。著者因为上文有那隐鼠事件，这里便连在一起，这大抵是无意或有意的诗化，小引中说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，正是很可能的。”

又如《父亲的病》中写衍太太让他大声喊叫将要断气的父亲的情节，周作人在《鲁迅的故家》一书中指出，这在旧习俗上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衍太太辈份比父亲高，临终时她是不应该在场的。鲁迅将衍太太写成一个讨人厌的角色，是因为除了《琐记》中记述的她常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外，还因为在鲁迅父亲得病后，怂恿他吸鸦片烟，说可以止痛，致使父亲上瘾。

[9] 北京寓所：指作者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的住处。

[10] 流离中：1926年“三·一八”惨案后，北洋军阀政府拟通缉当时北京文教界人士五十人，鲁迅是其中之一（参看鲁迅《而已集·大衍发微》）。鲁迅曾多次外出避难，避居处一般在医院，如山本医院、德国医院、法国医院。避居德国医院时因病房已满，只好住在一间堆积杂物兼作木匠作场的房间里。另，据作者在“中三篇”篇末署的日期看，是在避难结束后。这可能是在德国医院已开始构思和写作，回到家中以后写成。

[11] 学者们：指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等人。鲁迅原定要在厦门大学工作时间更长一些，但不到一年就因环境恶劣、学术气氛淡薄，而且学者们互相倾轧而愤然离开。

[12] 白云楼：在广州东堤。1927年3月鲁迅搬到这里居住。